

近代英华辞典环流

从罗存德，井上哲次郎到商务印书馆

沈 国 威

A Cycle of Moder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ies

From Lobscheid through Inoue Tetsujiro to the Commercial Press

SHEN Guowei

Wilhelm Lobscheid's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1866-69) was the pinnacle of achievement in nineteenth-century Anglo-Chinese lexicography. While it was scarcely used in China, many copies were imported into Japan, where it had a major impact on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the compilation of 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ies in modern Japan. Lobscheid's dictionary went through a number of editions in Japan—both reprints and translated versions—of which the most significant was Inoue Tetsujiro's *Teizo Eika jiten* (Revised and expande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1883-84). The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Commercial Press of Shanghai published *The Commercial Press English and Chinese Pronouncing Dictionary* (1902), based on Inoue's revised and expanded version of Lobscheid. Prior research has mistakenly assumed that the editors directly consulted Lobscheid's original dictionary, but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se three works through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changes in the vocabulary used in translation.

Keyword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ies; Japanese translations;

Wilhelm LOBSCHIED; INOUE Tetsujiro, XIE Honglai

一、小引

以商务印书馆馆史研究著名的汪家镕先生在他的最近一篇论文中指出：“《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出版于1902年，是中国人编纂的第一部分音节的英汉双解词典”¹⁾。在此之前，西人编纂的辞典有很多也是采用英汉双解形式的，例如马礼逊、麦都思、卫三畏、罗存德等人的辞典。但是因为他们编纂辞典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来华的西方人士学习汉语，故无需在英语的分节等编排上下太多的功夫。而以《字典集成》（初版1868；第2版1875；第3版1887）名噪一时的邝其照，尽管他曾尝试着在几种英语学习书籍中导入重音和音节分写的方法²⁾，但《字典集成》的英华辞典部分只是简单地列出了两、三个对译的译词而已，英语词既不分音节，释义又过于简单。邝其照之后，另外几种中国人编纂的英华辞典，如谭达轩的《华英字典汇集》（初版1875；第2版1887；第3版1897）、莫若濂的《达辞》（1898）、冯镜如的《新增华英字典》（初版1897；第2版1899）等都没有采用音节分写的方式。作为辞典，《商务书馆 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以下根据行文略为《音韵字典》）确实“是中国人编纂的第一部分音节的英汉双解词典。”可以说1902年出版的《音韵字典》开启了英汉双语词典编纂的新“世纪”。商务为何能做到这一点？严复在《音韵字典》的序中说：“即彼中善本。如纳韬耳、罗存德、韦柏士特诸家之著。荟萃缀译。以为是编。”编辑英语词典时参照纳韬耳、韦柏士特等大家的成果毫不奇怪，令人稍感到意外的是严复提到了罗存德。无疑严复指的是罗氏的《英华字典》（1866～1869），但是该辞典显然不能称之为“彼中”善本，因为这部继马礼逊的《字典》（1815～1823）以后最大、最贵的辞典不是在欧美，而是在香港出版的。严复之后，商务的《音韵字典》就同罗存德的《英华字典》挂上了钩。笔者曾反复指出《音韵字典》的编纂者们并没有直接参照罗氏的字典³⁾，但是某些误解仍在不断重复着⁴⁾。本文在廓清3种辞典出版情况的基础上，通过译词的对比，梳理3种辞典之间的传承借鉴关系，证明《音韵字典》直接参考的不是罗存德的《英华字典》，而是井上的《订增英华字典》；并由此透视19、20世纪之交，中外出版印刷方面的文化交流及中国通过日本获得西方新知识的历史场景。

1) 汪家镕“《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国人编纂的第一部大型英汉双解词典”，《出版科学》，第4期第18卷，2010年，页103～106。

2) 内田庆市、沈国威编《邝其照·字典集成：影印与解题》，大阪：关西大学亚洲文化研究中心，2013年。

3)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0；沈国威编《近代英华英辞典解题》，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12。

4) 元青在“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编纂出版的兴起与发展”（《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页94～106）中说“该词典是以罗存德《英华字典》为蓝本增订的，内容丰富”。

二、罗存德及其《英华字典》

19世纪在中国出版的为数众多的英华辞典中，来华德国传教士罗存德（W. Lobscheid, 1822. 3. 19～1893. 12. 24）的《英华字典》（1866～1869）是一本值得大书特书的辞典。这本辞典代表了19世纪西人汉外辞典编纂的最高成就，对其后的英汉辞典以及日本的近代英日辞典的编纂、译词的形成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关于著者罗存德，故友那须雅之曾有过深入的调查⁵⁾，最近，熊英（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生）、贺楠（关西大学硕士生）等又沿着那须留下的信息进行了追加调查，其生平事迹已大致廓清。在此仅简述如下，

罗存德于1822年3月19日出生于德国西北部的一个村庄，父亲是个制鞋匠人。罗的双亲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并希望儿子能成为一位牧师。1829年罗存德7岁时母亲去世，父亲于两年后再婚，但1833年父亲也不幸去世。这样，罗存德在11岁时便不得不继承了制鞋的家业。在两位叔叔的帮助下，罗存德到18岁为止一直在公立学校学习。

1844年，22岁的罗存德作为公费生进入Rheinische Mission Gesellschat（R. M. G）系统的神学校，学习神学和医学直到1847年。在学期间，罗存德的外语才能受到了高度评价。恰好在那时，R. M. G响应该会派往香港的传教士郭实腊（C. Gutzlaff, 1803～1851）的要求，派遣两名牧师：叶纳清（F. Genahr, 1823～1864）和柯士德（H. Kuster）去中国协助郭实腊传教。然而，柯士德到中国后旋即病笃，R. M. G遂决定增派罗存德赴华。

1848年5月28日，罗存德到达香港，在郭实腊的领导下从事传教活动，后来又在伶仃湾等地开设医院，进行医疗传教。1850年罗存德经由英国回国治病。在家乡罗存德与Alwine, Kind结婚，并脱离礼贤会。1853年9月，罗存德作为福汉会派往中国的第一名传教士携夫人来华，于1854年2月18日到达香港。罗存德为福汉会工作到1857年，后来该会因资金短缺停止活动。第二次来华后，罗存德的主要精力似乎转移到了教育和文化出版活动方面。罗一生共出版图书40余种⁶⁾。

5) 那须雅之《『英華字典』を編んだ宣教師ロブシャイト略伝（上中下）》，《しにか》，1998年，Vol. 9，第10期：页96～101，第11期：页100～105、第12期：页106～110。

6) 参见那须前揭论文及 A.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台湾成文书局复刻版) 184～186页。伟烈氏辑录了罗存德的著作21种，其中汉语著作12种，英文著作9种。正文部分没有提及罗存德《英华字典》，但书后Omissions中有如下补充信息：Anglo-Chinese Dictionary; with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4 to. Only two out of four parts are yet published. It is advertised to be completed about December, 1868; the whole comprising 2000 large quarto pages. (p. 282) 蒙台湾大学蔡祝青教授示教。伟烈此书的信息截止于1867年，关于《英华字典》1868年编竣的预告来自罗存德字典第二卷卷首的前言。参见沈国威编《近代英华英辞典解题》，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12年，页94。

1854年12月，罗存德作为汉语和德语的翻译与卫三畏等一同乘阿达姆率领的第三次日本远征舰队前往日本，参与日美和约的换文签字活动。这时，他向日本负责翻译的堀达之助赠送了麦都思的两种辞典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1842 ~ 1843),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1847 ~ 1848)。

1856年，罗存德成为伦敦会的会员，1857年又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香港政府的视学官 (Government Inspector of School)，与理雅各 (J. Legge) 一起参与香港的教育行政。当时香港已经成立了13所公立学校 (Government School)，设置在维多利亚 (Victoria) 的大书院 (Central School) 统管这些学校。罗存德首先着手的工作是为中国的学童编写教材⁷⁾。

罗存德从1864年开始着手《英华字典》的编纂工作。1869年字典完成前夕，罗存德与 China Missionary Conference 因教义发生对立，被褫夺神职，同年9月以后黯然返欧回国。罗氏回国后，为了消除罗的影响，出版社 (Daily Press Office) 接受有关方面的命令删去了《英华字典》的3个序言。

罗存德于1874年作为牧师移居美国，1893年12月24日在美国去世。

《英华字典》于1866年10月出版第一册 Part I，以后每年一册至1869年四册 (Part I-IV) 出齐。装订形式有四册分订本和二册分订本 (不计在日本重新装订的一册合订本)。

第一册卷首有罗氏的英文序言，日期为1866年4月28日。英文序之后是一篇汉文序言，署：同治丙庚夏四月翰生张玉堂书于九龙官署西斋，钤有“武功将军”“玉堂之章”印二枚⁸⁾。“武功将军”为清代武官名，从二品，可知张玉堂是当地的行政军事长官。张在序中对罗的字典大加赞扬说：

其中俚语文言无不悉载、前人所略者译之不厌其烦、所赘者删之不嫌其简、访咨至于迹言、搜罗不遗俗字、重抽旧绪、别出新论、博采傍稽、合参互证

张的序中还有“无事常到九龙过访”的表述，可知辞典的编辑是在香港一带进行的，罗存德英文序中的 Puntí (本地) 也可以确定为广州方言。

7) 罗编纂有以下数种教科书：《千字文》(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1857. Hongkong. ; 《麦氏三字经》(Medhurst's Trimetrical Classic.) 页16, 1857. Hongkong. ; 《四书俚语启蒙》(The Four Books with Explanation in the Local Dialect.) 31页, 1860. Hongkong. ; 《幼学诗释句》(Odes for Children with notes.) 页17, no. date. Hongkong.

8) 第一册封面与扉页之间挟有一个出版商的声明，日期为1866. 10. 15，由此可知脱稿至印刷完成用了半年时间。参见沈国威《大阪外大图书馆藏《英华字典》》，《国语学》170号，1993年，页69~72。

罗的字典之前，有过马礼逊的《字典》（1815～1823，主要为外国人学中文用），麦都思的汉英辞典（1842～1843）、英汉辞典（1847～1848）和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1844）。序中的“前人所略者详之……”云云，是否意识到上述辞典不得而知。但是关于俚语、俗字的评价是符合《英华字典》的实际情况的；而“重抽旧绪、别出新论”则是对罗存德译词创造的极好概括和总结⁹⁾。这就是说罗在编纂字典时，除了新造以外，采用原有的旧词（重抽旧绪），或对旧词赋予新义（别出新论）是该辞典译词创造的主要方法。这同时说明了《英华字典》的新概念移入还可以在旧词新义的范围内进行。而19世纪末，政治、经济、自然、人文科学等领域全面开始导入西方新概念，仅靠旧词新义便已经无法应对了。维也纳的奥地利国家图书馆里收藏有罗存德献给奥地利皇帝的四卷本《英华字典》，第二卷前有一个序，为其他版本所不见者，落款日期为1867年6月15¹⁰⁾。第四册Part IV前也有一个序言，落款日期为1869.2。当时《英华字典》全四册已经完成，只待印刷了，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篇跋文。在这里，罗氏对整个字典编辑工作进行了回顾：罗存德说，《英华字典》收录了5万以上的英语单词，译词使用了60万以上的汉字。罗认为仅仅标示出等价的译词的做法常常不能从根本上满足学习者、使用者的需要，为此，他尽量给出了每个单词的各种实际的使用情况。

由于罗存德的突然离去，以致该字典在中国国内的流通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现在在中国国内几乎很难看到他的字典和著作。但是，罗存德字典出版当时正值日本处于学术转型期，兰学家转向英语，需要学习英语的工具书，罗存德接受了大量来自日本的订单。现在，仅以公共图书馆计日本就有30家以上的图书馆收藏《英华字典》达70余套之多¹¹⁾。《英华字典》衍生了多种英和辞典，如柴田昌吉·子安峻编《附音插图英和字汇》（1873）全面参考了罗存德的译词，津田仙·柳澤信大·大井鎌吉编《英华和译字典》（2卷1879）、井上哲次郎订增《订增英华字典》（1884）则是罗存德辞典的翻刻版。由于《英华字典》对日本近代英语学习史、日语词汇史的影响巨大，所以日本学界很早就开始对该字典，或利用该字典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¹²⁾。1995年佐藤武义·成泽胜使用日本东北大学藏《英华字典》出版了CD-ROM复刻版，1996年那须雅之从东京美华书院出版了二册复刻本，并撰写了题为“『英華字典』初版の原姿について——その構成内容をめぐって”

9) 沈国威《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笠间书院，1994年，页136～146。

10) 沈国威“奥地利国家圖書館藏近代漢譯西書”，2005年，《或問》第10号，页247～254。

11) 宫田和子《十九世紀の英華・華英辭典目録——翻譯語研究の資料として》，《國語論究6 近代語の研究》，明治书院，1997年，页1～101。

12) 森冈健二《近代語の成立・明治期語彙編》，1969年，那须雅之《W. Lobscheid小伝——《英华字典》无序本とは何か》，《文学论丛》，109辑，1995年，左页1～20；《Lobscheidの《英华字典》について——書誌学的研究（1）》，《文学论丛》，114辑，1997年，左页1～26；《Lobscheidの《英华字典》について——書誌学的研究（2）》，《文学论丛》，116辑，1998年，左页1～25。

的解说。罗存德在中国乃至亚洲近代传教史上的地位如何？他的《英华字典》究竟为近代以后的汉字文化圈新词的提供了什么？等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三、井上哲次郎及其《订增英华字典》

《订增英华字典》的署名编纂者，日本近代著名学者、哲学家井上哲次郎（1856.2.1~1944.12.7）是福冈县人，幼时以汉学启蒙，14岁学英语，后入东京大学学习哲学。1884年7月至1890年10月赴欧洲留学，回国后任东京大学教授。由署井上哲次郎订增的《订增英华字典》扉页和版权页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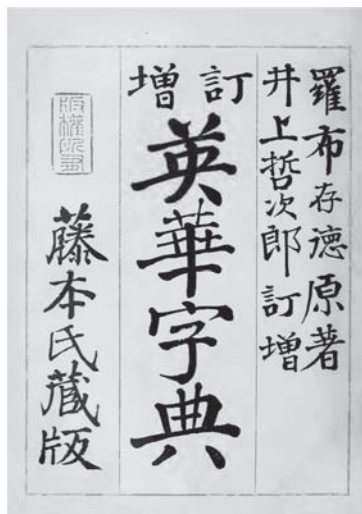


图1 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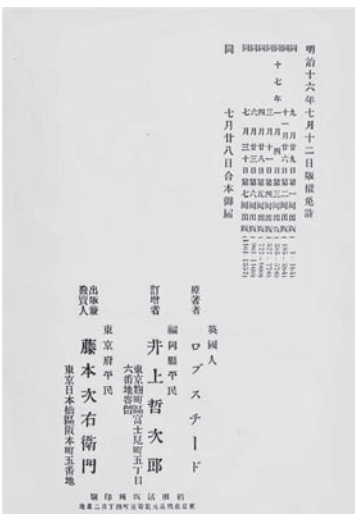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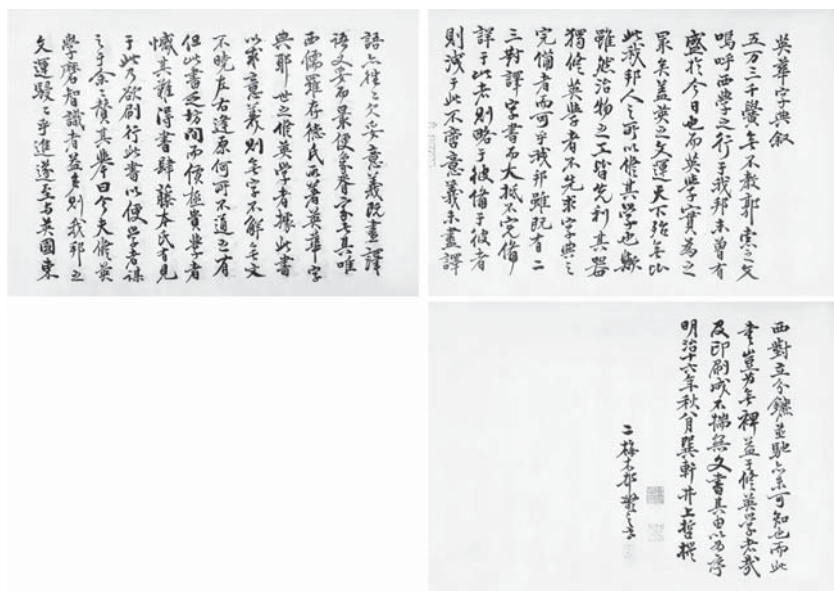


图2 版权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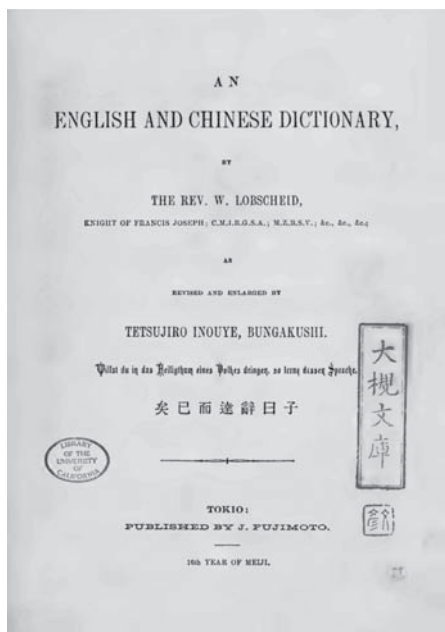
从版权页的信息可知，《订增英华字典》于1883年（明治16年）7月12日取得版权后，9月29日印出了1-184页，其后分6次出版，1884年7月28日始出合订本。而井上已于同年2月赴德留学了，也就是说井上并没有等到字典全部出齐就离开了日本。扉页和版权页是否经过井上确认也不得而知。扉页上写原著者“罗布存德”，版权页写“ロブスチード”（假名复原音为robuschido），这是对罗存德原文名Lobscheid的英文式转写，并想当然地把罗存德误认英国人。《订增英华字典》汉文扉页1页、英文扉页1页、井上的汉文叙3页、正文1~1210页、Appendix共22项，1211~1357页、Errata等2页。井上叙有云：



井上哲次郎“英华字典叙”
英华字典叙

五万三千簧无不教郭索之文。呜呼，西学之行于我邦，未曾有盛於今日也。而英学实为之最矣。盖英之文运天下殆无比。此我邦人之所以修其学也欤。虽然，治物之工，皆先利其器，独修英学者不先求字典之完备者而可乎？我邦虽既有二三对译字书，而大抵不完备。详于此者，则略于彼。备于彼者，则泄于此。不啻意义未尽，译语亦往往欠妥，意义既尽，译语又妥而最便象符家者，其唯西儒罗存德氏所著英华字典耶。世之修英学者，据此书以求意义，则无字不解，无文不晓，左右逢原，何所不通之有。但此书乏坊间，而价极贵。学者憾其难得，书肆藤本氏有见于此，乃欲刷行此书以便学者。谋之于余，余赞其举曰，今夫修英学、磨智识者益多，则我邦之文运骏骥乎，进遂至与英国东西对立分镞，并驰亦未可知也。而此书岂为无裨益于修英学者哉。及印刷成，不揣无文，书其由以为序。明治十六年秋八月巽轩井上哲提

作“叙”的时间是1883年8月，“叙”前面有英文扉页。英文扉页基本上袭用罗存德字典的扉页，仅增加了订增者和出版社的信息。关于订增者，扉页印有：Revised and enlarged by TETSUJIRO INOUYE, BUNGA KUSHI（文学士）。井上获得东京大学文学士学位是明治13年，即1880年7月。这个英文扉页应该是第一部分（1～184页）出版时的扉页。从“叙”中“西儒罗存德”的文字可知井上看到了卷首有张玉堂序言的版本，因为《英华字典》只在张的序言中出现了罗存



德的名字。因此笔者以为，亲眼见过实物，又具有德语知识的井上绝无把罗的名字错成“罗布存德”的可能。井上对罗存德的字典推崇备至：“意义既尽，译语又妥而最便象胥家者，其唯西儒罗存德氏所著英华字典耶。世之修英学者，据此书以求意义，则无字不解，无文不晓，左右逢原，何所不通之有”。但是井上并没有对字典的编纂情况加以任何说明。关西大学内田庆市教授架藏本的扉页粘贴了一张“订增英华字典新闻评语”，收集了日本7家主要报纸的评论。内容大抵是：印制清晰、分期出版及时、讹误较少，并未涉及订增的实际情况。井上晚年作《井上哲次郎自传》，对这段时间的情况做了如下回忆：明治13年初（1880）即将从东大毕业前夕，同学之间盛传井上和另一人将被派往欧洲留学。但井上留学事受阻，直至1884年2月15日方才从东京出发赴德。在自传中，井上对这一期间的著述活动也做了颇为自豪的记录：东大毕业第二年刊行《哲学字汇》（1881），其后陆续完成《新体诗抄》（1882）、《心理新说》（译述，1882）、《伦理新说》（1883）、《西洋哲学讲义》（1883）、《东洋哲学史》（1883）、汉诗集《巽轩诗钞》（1884）等¹³⁾。关于《哲学字汇》编辑出版，井上在《井上哲次郎自传》中写道：

下面我想谈一下《哲学字汇》的情况。我在东京大学毕业是明治13年（1880）7月。第二年即从东京大学出版了《哲学字汇》。明治17年（1884）增补再版出版，至明治44年（1911），又大加修订从丸善书店出版了第三版。为什么会编纂出版《哲学字汇》呢。我们当时还是东大的学生，每当研究哲学，倍感困惑的就是日语里没有哲学的术语。想讨论哲学的问题，用日语则很不容易表达，要使用很多外语的词才能理解。深深感到无论如何应该制定哲学术语。当时我们的前辈学者西周已经制定了很多哲学的术语，但是还不够。加藤弘之博士也认为有这种必要性，对我们大加鼓励。

所以以我为主，我们几个同学开始创造哲学的术语。“哲学”这个词是西周创造的，其他

13) 《井上哲次郎集 第8卷怀旧录、井上哲次郎自传》，クレス出版，2003年，頁8～12。

一些心理学的词语也是这样。但是伦理学、美学、语言学等方面的术语是出自我的手。“绝对”这个词原来是佛教的术语，我把它定为absolute的译词。“世界观”“人生观”等现在经常使用的词，也是我的首创。还有一个“人格”，这个词过去也没有。我把personality译作“人格”。我的同事中岛力造是伦理学教授，他问我，personality怎么翻译才好？我回答说就译成“人格”吧。然后中岛在伦理学讲义上使用了这个词，马上就流行开来，还成了法律的术语¹⁴⁾。现在的人不知道这些事，创制新的学术用语，特别是哲学术语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明治以后，伴随着学术的发展新术语的创制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这是一件必须牢记的事情。

每个新术语创造的详情在此暂且省略，只补充说明一两个。“家族制度”虽然不是一个译词，但也是我首先开始使用的。在罗马时代，罗马非常强大，我认为这是遵循家族制度的结果。日本的优势也在家族制度这一点上。而且日本的家族制度不是一个一个的家族，而是全国成为一个大家族。我这样一发议论，就成了国民道德上的重大问题，促成了现在家族制度的诞生。“八纮一字”就是这种扩大了家族的制度。另外，作为伦理上的问题，有“大我”“小我”的说法。“大我”是佛经里的词，而针对“大我”使用“小我”来讨论问题是从我开始的，以前没有人使用“小我”。这些都是《哲学字汇》以外的新词。这些词开始为一般人所使用，为国语的发展作了贡献，这是不能否认的¹⁵⁾。

井上在临去世前一年完成的《巽轩年谱》明治14年（1881）项下再次提到“发行《哲学字汇》”，可见他对这本术语集非常重视。而对《哲学字汇》之后完成的《订增英华字典》，井上在所有的材料中绝无涉及。井上似乎对这本他给予了极高评价的辞典订增本并不满意，罗存德信息的错误应该是原因之一。那么井上都做了怎样的“订增”工作呢？

通过对比可以知道，整个字典的订增工作包括：1 去掉罗存德字典中的“Punti”（本地）发音和那些方言词；2 把译词按照英语原词的字母顺序重新排列¹⁶⁾；3 加上了词类的标识；4 卷末增加了22项附录，这些附录主要来自卢公明（J. Doolittle）的《英华萃林韵府》（1872）。井上实际上做了多少工作不得而知，如果问这些工作非井上不可吗？回答则是否定的。从译词的角度看，井上的订增版新增了6,200条以上的译词¹⁷⁾。根据宫田和子的研究，井上新增的译词占总数的近9

14) “人格、世界观、人生观”等并没有在《哲学字汇》初版（1881）、改订版（1884）中出现，直到第3版（1912）才被收录。

15) 前掲《井上哲次郎集 第8卷》，“井上哲次郎自传”，页33～34。

16) 罗存德原字典的译词出现顺序是按照译词的广东话发音排列的。这是因为该字典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帮助来华的西人学习当地的语言。

17) 金敬雄未刊博士论文《井上哲次郎の『訂増英華字典』に於ける訳語の修訂についての考察》。衷心感谢金敬雄教授提供的宝贵研究成果。



罗存德字典



井上订增版

%，主要采自《英华韵府历阶》(1844)《英华萃林韵府》(1872)等中国出版的英华辞典¹⁸⁾。笔者也未能在金敬雄教授编制的“井上哲次郎订增译词一览”中找到日本新制、自制的译词和术语。几乎在同时间段井上主持编写了《哲学字汇》(1881)，但其中的译词完全没有反映在《订增英华字典》中。

四、《音韵字典》的版本和著者

如文末书影所示，本辞典的中文名为“商务书馆 华英音韵字典集成”，扉页书名由盛宣怀所题；英文名 Commercial Press English and Chinese Pronouncing Dictionary。英文扉页上还有 Comprising 100,000 words and phrases, with translations, pronunciations, etymologies, definitions, illustrations, etc., etc., also a copious appendix 等字句。扉页上的刊行时间是1903，而版权页上却是“光绪二十七年正月首版”，即1901年。考虑到卷首序言的时间均为1902年3月，第一版于1902年出版较为合理。扉页下为编纂者商务印书馆的序、严复序、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序、辜鸿铭序、传教士薛思培(J. A. Silsby)序、例言、词类略语一览及说明、正文1~1835页，附录共51页。根据宫田和子的调查，《音韵字典》出版后数年之内大致有以下的版次：

18) 宫田和子《英華辞典の総合的研究——19世紀を中心として》，东京：白帝社，2010年页121~151。

扉页的版次与时间	版权页的的版次与时间
第 1 版 1902	光绪 27 年 6 月版权所有、光绪 28 年正月首次出版
第 2 版 1903	光绪 27 年 6 月版权所有、光绪 28 年正月首次出版
第 3 版 1903	光绪 27 年 6 月版权所有、光绪 28 年正月首次出版、光绪 29 年 10 月二次重印
第 5 版 1903	光绪 27 年正月首版、光绪 28 年 8 月再版、光绪 29 年 6 月 3 版、光绪 30 年 10 月 4 版
第 5 版 (?) —	光绪 27 年正月首版、光绪 28 年 8 月再版、光绪 29 年 6 月 3 版、光绪 30 年 10 月 4 版、光绪 31 年 5 月 5 版
第 6 版 1903	光绪 27 年正月首版、光绪 28 年 8 月再版、光绪 29 年 6 月 3 版、光绪 30 年 10 月 4 版、光绪 31 年 5 月 5 版
第 7 版 (?) —	光绪 28 年岁次壬寅孟春初版、光绪 33 年岁次丁未季春 7 版
第 9 版 (?) 1903	光绪 28 年岁次壬寅孟春初版、宣统 2 年岁次庚戌孟夏 9 版

刊行后短短的几年已经达到第 9 版，可见社会需要之大和受欢迎的程度。另，版权页其他内容为：原著人罗布存德¹⁹⁾；增订者、校阅者均为“企英译书馆”；发行者、印刷者为商务印书馆。

关于《音韵字典》的编纂者一直是一个迷，扉页等无编纂者姓名，版权页上的“企英译书馆”也情况不明。卷首落款时间为“光绪二十八年春季”的“例言”第六款为：“附卷列简笔字解，外国语解各等记号皆讲英文者所必需。又以中西地名繁杂，学者每苦检阅无从，兹以谢君洪赉所辑华英地名表殿之卷末，以为译学一助”。由此可知谢洪赉参与了《音韵字典》的编纂。根据谢洪赉的传记和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²⁰⁾，谢洪赉不仅为商务译注了《华英初阶》《华英进阶》英语教科书，还编译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谢洪赉的传记材料提供的信息是：谢洪赉（1873-1916），字鬯侯，别号寄尘，晚年自署庐隐，浙江绍兴人。他的父亲是基督教长老会牧师，由于受家庭影响，他自幼信奉基督教。1895 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苏州博习书院（东吴大学前身），后在上海中西书院任教，兼做翻译工作。他是 19 世纪末我国少数几个能独立译书者之一。他还是商务早期的股东，为商务创业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赵晓阳在论文中详尽地列出了谢洪赉的著述 96 种，但是，其中没有这本辞典²¹⁾，谢本身的其他译著也并不署“企英译书馆”的名称。

19) 如上所述，在井上增订版的扉页上著者署名也是“罗布存德”，《音韵字典》依据于此是没有疑问的。关于《音韵字典》撰著者情况的讨论，亦请参见笔者编《近代英华英辞典解题》（关西大学出版部，2012 年）。

20) 胡贻毅，《谢庐隐略传》，上海：青年协会书报部，1917；内部资料，《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外文辞书目录 1897~1963.9》；蒋维乔，《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商务印书馆，1997 年。

21) 赵晓阳，“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早期文字贡献者谢洪赉及著述目录”，《基督宗教研究》第 9 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年（近代中国研究 URL: <http://jds.cass.cn/>。浏览时间 2013 年 5 月 20 日）。

五、《音韵字典》的底本

《音韵字典》的编纂者在“例言”中对编纂情况等做了说明。第一条中可见：“英文字典所当重者三事，曰拼法〔或曰正字法〕，曰音韵〔或曰正音法〕，曰解义。本书为英华字典，更于英文解义之外，增以华文译义。事益繁重。编者以数年之力，撷数十家字典之精华，成此巨帙”，但参考书目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在第五条则说“释义为字典之全神所注，本书并列华英二解，务求简明，大抵以罗氏为宗，博采前贤以补之，新增字义间取诸日本字典。”提到了罗氏和日本的辞典。所谓“罗氏”应为版权页上的“罗布存德”。卷首有严复序言一篇，有云：

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序

海禁开。中土之习西文者日益众。而尤以英文为独多。盖商业之盛甲于诸邦。日中之市。人物总至。所以售酤取予。必通其言语。而后有以廉其情而券其利。洎夫同光之际。枢府当轴。沿海疆吏。以交涉之日繁。象寄之才。不可独出于市井。思有以浚其源而澄其流。于是乎京师海上。乞于闽粤。所谓同文馆广方言馆前后学堂诸制。稍稍兴矣。廿稔以来。中国疆场之事日棘。而政之所宜师资于彼。以自辅其所不逮者。亦日以殷。聪强早知之士。审不通其语言。终无以得彼己之实。则往往奋发于旁行斜上之书。考中西政教学术之异同。此西学之号。所由昉也。洪惟

圣上当阳。历天步之艰难。深知世运方日趋于通。而塗塞耳目。自相媵阿者之终归于无当也。则幡然改易科目。广厉学官。

诏求本末兼备之才。与通知外国事者。将尊显之。于是天下之士。咸卉然向风。思自进于时之所宜。而无封于其故。故综而计之。今之治西文习西学者。盖千万于同光之间者不止也。则亦利禄之路然尔。且夫始于微。终于著。始于简约。终于繁富者。天演之道。何适而不然欤。字典者。群书之总汇。而亦治语言文字者之权輿也。尚忆三十年以往。不佞初学英文时。堂馆所颁。独有广州一种。寥落数百千言。而义不备具。浸假而有五车韵府等书。则大抵教会所编辑。取便西人之学中国文字者耳。即至晚出数种。虽较前为富。然于一字数义。至夫名物动作区别形况之异用。皆混而不分。学者叩其所不知。而黠暗愈甚。用以译。则事义违反。鼠璞相贸。往往多可笑者。故仆畴曩课教南北子弟。常勸其勉用西文字典。不得以华文字典之译义。望文骈迭为之。初学为此。蹶蹶其难。必迟又久。而后从顺。此皆字典之不精。致成学之难期。而译才之乏至如此也。顷者商务印书馆。知时用之所缺。乃延中西淹通之士。即彼中善本。如纳韬耳、罗存德、韦柏士特诸家之著。荟萃缀译。以为是编。虽未谓即臻于精极。要亦不封于故。而知进于时之所宜者矣。上之有以副

明诏之所欲为。下之有以佐幼学者之日力。以视坊市前行之数种。逊乎远矣。夫始于微。终于著。始于简约。终于繁富者。天演之公例也。同类争存。存其最宜者。又天演之公例也。然则是编之独出冠时。而为世之所实贵而竞取者。又何疑焉。侯官严复

严复说“即彼中善本。如纳韬耳、罗存德、韦柏士特诸家之著。荟萃缀译。以为是编。”严复是如何知道“罗存德”的？预售价30美元的罗氏《英华字典》即使在出版当时，中国国内也很少能见到，遑论时隔30余年之后的1902年。笔者甚至怀疑严复见到过实物，理由是在本辞典卷首的序言中严复只提到了《五车韵府》，而没有提及《英华字典》这一专有名。

如前所述，《音韵字典》之前中国人编纂的英华字典有邝其照的《字典集成》、谭达轩的《华英字典汇集》、莫若濂的《达辞》和冯镜如的《新增华英字典》。前两种都没有提到“罗存德”，但冯镜如则在《新增华英字典》第2版卷首加了一篇序言，其中说：

《英华字典》躬自业师罗存德牧师，中国之涉猎西学者久已视为圭臬，后谭达轩、邝其照诸氏，复撮而小之，刊行于世，购之者众，而原书几泯焉无传矣。兹特将原本重加增葺，有涉芜秽者，易之以简明，而近日之新字，为是书所未收录者，按序入之。

冯镜如在这里提到了“谭达轩、邝其照”，并指出他们的字典是罗氏字典“撮而小之”的结果。冯镜如1844年生于香港，并在香港接受教育。其称罗存德为“业师”，罗1850年代在任香港殖民政府的视学官，和冯受教育的时间相重叠。冯说“原书几泯焉无传矣”是真，说“兹特将原本重加增葺，有涉芜秽者，易之以简明”则不可轻信。因为冯的这本辞典也是井上哲次郎《订增英华字典》的简缩本。总之，可以断定是冯的序言为辜鸿铭、严复等提供了关于罗存德《英华字典》的某些并不正确的信息。在《音韵字典》卷首另有一篇辜鸿铭作的英文Introductory Notes，汉译内容如下²²⁾，

许多外国学者并不轻视为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编纂极有帮助的汉英辞典的工作。但是对于学习英语的中国学生来说，除了邝其照先生以外，还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助他们。

邝其照先生的著作只是罗存德辞典的简单浓缩和转录。罗存德的这部精心之作，据我所

22) 译文沿用汪家熔“《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国人编纂的第一部大型英汉双解词典”（《出版科学》，第4期第18卷，2010年103~106页）的译文，惟个别字句做了调整。汪家熔在论文中说：“本文刊发列于这本词典中的商务印书馆的《序》、李提摩太的《概述》、严复的《序》、辜鸿铭的《绪论》、薛思培的《论英语之重要性》，以免于历史文献湮没。”另《严复集》不收严复的这篇序文。

知，第一版是在香港印刷的。这部辞典颇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如释义使用了广东口语，又把“demi-god”译成“半个上帝”，成了令人颇为费解的妙译²³⁾。然而，迄今为止它还没有被人修订完善过。若干年前，井上哲次郎博士在日本重印了这部辞典。我相信，这部重印的辞典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²⁴⁾。在日本，有许多受过外国教育的本土人才，他们最近已经出版了更新的大部头的英和辞典。

在中国，商务印书馆——上海的一家由中国人投资和经营的企业——不惜人力物力，对罗存德的辞典进行修订，使其成为迄今为止最完备、最可信赖的英汉辞典而呈现于读者面前。从我看到的这本《华英音韵字典集成》来判断，它在邝其照先生辞典的基础上有了明显的提高，必能代之以满足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需求。

最后，我要提请使用这部《华英音韵字典集成》的中国学生注意，辞典给出的仅仅是对词的解释，——有时还是间接性的表述——而不是给出一一对应的“译词”。词典的用途是帮助学生理解词语的涵义，但在英译汉或是汉译英时，你所依靠的不应该是辞典，而是在其他方面的学养。

辜鸿铭

1902年3月于武昌

辜鸿铭在序中说商务图书馆不惜工本对罗氏的辞典进行了修订，使其成为“迄今为止最完备、最可信赖的英汉辞典”。辜鸿铭的说法并不正确²⁵⁾，如下一节所述，编纂《音韵字典》时使用的底本不是罗存德的原版，而是井上哲次郎的增订本：《订增英华字典》(1884)²⁶⁾。《音韵字典》英语词

23) 首先指出这一点的是傅兰雅（于1890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华全国新教传教士第2届大会），罗存德《英华字典》中实际译词为“半上帝、半神”，似并无不妥。井上的译词是“半神半人”，今译与井上同。参见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页139。

24) 汪家镕论文所示的翻译为“这部重印的字典在日本对于日本民族目前的维新并没有发挥相当程度的作用。”辜鸿铭的原文为 I believe, it has helped in no considerable degree the present “Renaissance” of the Japanese nation. 如照原文字面翻译，汪先生的译文是不错的。但考虑到《订增英华字典》在日本明治期所起的巨大作用（例如1899, 1906年曾两次再版），以及辜鸿铭加以引介的旨趣，似有不妥。笔者的美国同事认为恐是辜的笔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in no small degree 或 no inconsiderable degree。

25) 从“据我所知 (as far as I have been able to learn)”的表述中可知辜鸿铭亦没有见到过罗存德《英华字典》的实物。辜鸿铭在“绪论”中说“邝其照先生的著作只是罗存德辞典的简单浓缩和转录。”邝氏的著作应为《华英字典集成》(1887年刊)，这是邝其照《字典集成》(1868)的第3版，第1版刊行时罗存德的字典尚未全部完成，无从浓缩和转录（参见内田庆市、沈国威编《邝其照字典集成影印与解题》）。对此，宫田和子认为与事实不符，她本人的调查结果证明：邝其照字典第一版的译词与罗存德《英华字典》相重复的不超过50%，第二版以后的比例更低。宫田和子《英華辭典の総合的研究——19世紀を中心として》，页193～194。

26) 至于井上增订的《英华字典》在日本明治时期所发挥的作用，笔者认为主要在于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的英语

“分节标音”法是第一次为国内辞典（包括西人编纂的）所采用，借此学习者有可能准确地读出陌生的英语词。严复所指责的此前辞典的“名物动作区别形况之异用。皆混而不分”的状况也由于首次标注词类而得到了解决。作为在中国出版的辞典《音韵字典》的另一个“首次”是大量地使用了插图，数量达919幅之多。这些插图主要取自韦柏士特的辞典（精美的插图是1864年大规模改订的韦伯斯特辞典的一大特色）。如果分析《音韵辞典》的来龙去脉大致可以这样说：英语释义、分节标音来自韦伯斯特辞典和纳韬耳辞典（笔者认为后者占主要部分）、插图来自韦伯斯特辞典、汉语译词间接地来自罗存德²⁷⁾。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例言”中说“新增字义间取诸日本字典”，从译词的实际情况看《音韵字典》还没有开始系统地参照日本的英和辞典。但这并不影响“荟萃缀译”的《音韵字典》成为中国第一部近代的双语辞典，虽然仍沿用“字典”旧称²⁸⁾。严复称赞该辞典“独出冠时”。

六、三种辞典传承关系小议

那么，罗存德、井上哲次郎、商务印书馆3种辞典的传承关系究竟如何？《音韵字典》是否直接参照了罗存德的《英华字典》？通过对3种辞典的译词进行简单对比，可知三者的关系大概有以下类型：

（一）《音韵字典》的译词与罗、井上的译词相一致，如附录1中的（3）Aesthetics。附录1中这一类的情况几乎都省略了，其实《音韵字典》的绝大部分译词是这种情况的。正是由于罗存德、井上哲次郎辞典的存在，《音韵字典》才得以在短时间内完成。

（二）《音韵字典》使用了罗没有而井上独有的译词。如（17）Bracket，罗存德给出的译词是“双马号”，井上增加了“括弧”，《音韵字典》的译词和井上相同。（28）井上增加了“下议院”，《音韵字典》也采用了这个译词。（11、26）亦属于这种情况。上面的例子说明了《音韵字典》参照的是井上的订增版，而不是罗存德的原字典。

（三）《音韵字典》在罗、井上的译词的基础上，做了增加或修正，如（2、8、16、21、25、27、29、32、36、37）等。《音韵字典》和井上的《订增英华字典》有着更大的相似性，例如词条32 Condenser，井上加入了罗氏字典中没有的译词“缩表”，《音韵字典》在此基础上又加了“缩

学习进程，而不是提供具体译词。

27) 辜鸿铭在序言中指出“从我看到的这本《华英音韵字典集成》来判断，它在邝其照先生辞典的基础上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这一点不容易证明，因为邝其照的字典和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很多译词共同来自马礼逊和麦都思的辞典。

28) 但严复在致张元济的信中批评说：“商务《英华字典序》，近已草成，其书取名《音韵字典》，‘音韵’二字似不可通，当改‘审音’二字，或有当也。”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页545。

度”。

(四)《音韵字典》补充、增加了罗、井上的辞典中所不存在的新词条和译词,如(5、6、12~15、20、22、23、24、30、31、34、35、40)等。如“例言”所说,“新增字义间取诸日本字典”,例如30、31的“实验哲学(者)”、35的“宇宙论”等;另一些应该是《音韵字典》的编者自创的,如40的Dumb-bells,双铁球(体操器)。

附录 1

No	英语	罗存德	井上哲次郎	商务印书馆
1.	Abattoir	不收	不收	上海工部局屠杀所
2.	Adjective (in grammar)	势字	势字	势字、容形字
3.	Aesthetics	佳美之理、审美之理	佳美之理、审美之理	佳美之理、审美之理
4.	Allegation	证说、确说、实说、倘塞之词、推倘、托词	证说、确说、实说、倘塞之词、推倘、托词	结连者、归合之法、均输(数学语)
5.	Allochrous	不收	不收	杂色的(矿物语)
6.	Alloxan	不收	不收	酸化尿酸
7.	Ammonium	Ammonia阿摩呢阿[药名]	Ammonia阿摩呢阿[药名]	阿摩呢阿化合物
8.	Ascites	臃胀、水臃	臃胀、水臃	膨胀
9.	Astomatous	不收	不收	无口的(昆虫学与植物学语)
10.	Astrometeorology	不收。Astrology:星学	不收。Astrology:星学	气象学
11.	Atom	极微之物,小莫能破之物,纤析无可分	极微之物,至小物的,尘埃,微质,小莫能破之物,纤析无可分	极微之物,极小的物,尘埃,微质,小莫能破之物,纤析无可分
12.	Atomism	不收	不收	分子论
13.	Atomist	不收	不收	分子论者
14.	Balanite	不收	不收	似螺介壳之化石
15.	Bicycle	不收	不收	脚踏车
16.	Blind	牛百叶窗	门帘、百叶窗	百叶窗
17.	Board-school	不收。boarding-school: A school, the scholars of which board with the teacher, 搭爨馆、同爨馆	不收。boarding-school: A school, the scholars of which board with the teacher, 搭爨馆、同爨馆	A school, the scholars of which board with the teacher, 寄宿学校、同爨馆
18.	Bracket	in printing, nooks, inclosing one or more words, 双马号	in printing, nooks, inclosing one or more words, 双马号, 括弧	a mark used in printing, thus, [] which called nooks, enclosing one or more words, 双马号, 括弧
19.	Britzka	长车、睡车	长车、睡车	长车、睡车 *附插图
20.	Bureaucratic	不收	不收	自治政体的
21.	Capital	出本、发本	出本、打本、发本	出本、发资本
22.	Capitalization	不收	不收	运转资本之法

23.	Carmagnole	不收	不收	法国改立为民主国之歌舞
24.	Cellulated	不收	不收	细胞的
25.	Chartism, n.	In England, the principles of a reform party, 民政之理	In England, the principles of a reform party, 民政之理	In England, the principles of a reform party, 民主之理
26.	Chemistry	正文不收, 补遗: (无英文释义) 炼法、炼物之学、炼物之理	Chemistry, n. The science which relates to the elements of matter, the proportions in which they unite, the means of their separation and the laws which govern and affect these agencies. 鍊法, 鍊物之学, 鍊物之理, 鍊用法.	Chemistry, n. The science which relates to the elements of matter, the proportions in which they unite, the means of their separation and the laws which govern and affect these agencies. 炼法、炼物之理
27.	Cohesion	不收。Cohesibility, 胶泥之性	The state of being united by natural attraction, 胶固力	The state of being united by natural attraction, 胶固力、凝结力
28.	Commons, n.	in England, the lower house of Parliament, 民委官会	in England, the lower house of Parliament, 民委官会, 下议院	in England, the lower house of Parliament, 民委官会, 下议院
29.	Commonweal, Commonwealth, n.	A state, 国; republic, 民政; the whole body of people in a state, 国民, 民, 百姓, 众	A state, 国, 国家; republic, 民政; the whole body of people in a state, 国民, 民, 百姓, 众	A state, 国, 国家; republic, 民主之政; the whole body of people in a state, 国民, 百姓
30.	Comtism	non	non	Comtism, n. The Positivism of Comte, 实验哲学.
31.	Comtist	non	non	Comtist, n. A disciple of Comte, 实验哲学者.
32.	Condenser	Condenser, n. A pneumatic engine or syringe, in which air or other elastic fluids may be condensed, 逼紧氣機; a vessel, in which aqueous or spirituous vapours are reduced to a liquid, 擎氣甌, 凝氣甌; a condenser of light, 聚光鏡.	Condenser, n. A pneumatic engine or syringe, in which air or other elastic fluids may be condensed, 逼紧氣機; a vessel, in which aqueous or spirituous vapours are reduced to a liquid, 擎氣甌, 凝氣甌, 凝水櫃; a condenser of light, 聚光鏡; condenser gauge, 縮表.	Condenser, n. A pneumatic engine or syringe, in which air or other elastic fluids may be condensed, 壓紧之汽機; a vessel, in which aqueous or spirituous vapours are reduced to a liquid, 凝氣甌, 凝水櫃; a condenser of light, 聚光鏡; condenser gauge, 縮表, 縮度.
33.	Constitution, n.	the established form of government in a state, 国政, 国法;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Taits'ing Dynasty, 大清会典	the established form of government in a state, 国政, 国法;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Taits'ing Dynasty, 大清会典	the established form of government in a state, 国政, 国法;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Taits'ing Dynasty, 大清会典
34.	Correlation, n.	不收。	不收。	Reciprocal relation, 互相关系对立, 相关
35.	Cosmism, n.	不收。	不收。	宇宙论
36.	Cucurbite, Cucurbit, n.	A chemical vessel in the shape of a gourd, 葫芦甌	A chemical vessel in the shape of a gourd, 葫芦甌	A chemical vessel in the shape of a gourd, 葫芦甌, 化学用之蒸器

37.	Current, n.	as of a river, 流, 河流	as of a river, 流, 河流	as of a river, 流, 河流; the passage of the electric fluid from one pole of an air apparatus to the other, 电路
38.	Cut-throat, n.	A murderer, 刺客, 刎颈凶 匪, 凶手	A murderer, 刺客, 刎颈凶 匪, 凶手	Cutthroat, a. murderous, 谋 刺的, 谋人命的, barbarous 野蛮的
39.	Demi-god	Demi-god, n. Half a god, 半 上帝, 半神, *; the demi- gods of China, 菩萨, 神 *Spirit, term used for God by most of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Demi-god, n. Half a god, 半 上帝, 半神, * 半神半人; the demi-gods of China, 菩 萨, 神 *Spirit, term used for God by most of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Demi-god, n. Half a god, 神 仙, 神与人之裔; the demi- gods of China, 菩萨。
40.	Dumb-bells	non	non	双铁球 (体操器)

附记：本文初稿和定稿分别在2013年东亚文化交涉学年会（2013年5月9日，香港城市大学）和“宫廷典籍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7月13日，北京故宫博物院）上发表。蒙与会学者惠赐意见，使拙文更加充实，在此谨致谢意。另，2013年8月有机会访问罗存德派遣教会所在地伍珀塔尔市做资料调查，收获颇丰。同行的关西大学东亚文化研究科硕士生，贺楠君利用新资料撰写了论文“19世纪来华传教士罗存德生平”（《文化交涉》第2号，2013年261~285页）。

中文提要：罗存德的《英华字典》(1866~1869)代表了19世纪汉外辞典的最高水准。但由于各种原因，这本辞典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是大量输入日本，对日本近代英语知识，乃至译词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明治期编纂英和辞典主要参考书的《英华字典》，还多次以翻译、翻刻的形式在日本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是井上哲次郎的《订增英华字典》(1883~1884)。进入20世纪以后，商务印书馆参照井上订增的《英华字典》编辑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1902)，但这一事实被误解为编纂者们直接参考了罗存德的《英华字典》。本文通过译词的对比，梳理了3种辞典之间的传承借鉴关系，并由此透视19、20世纪之交，中外出版印刷方面的文化交流及中国通过日本获得西方新知识的历史场景。

关键词：英华辞典、日语借词、罗存德、井上哲次郎、谢洪赉

